

迴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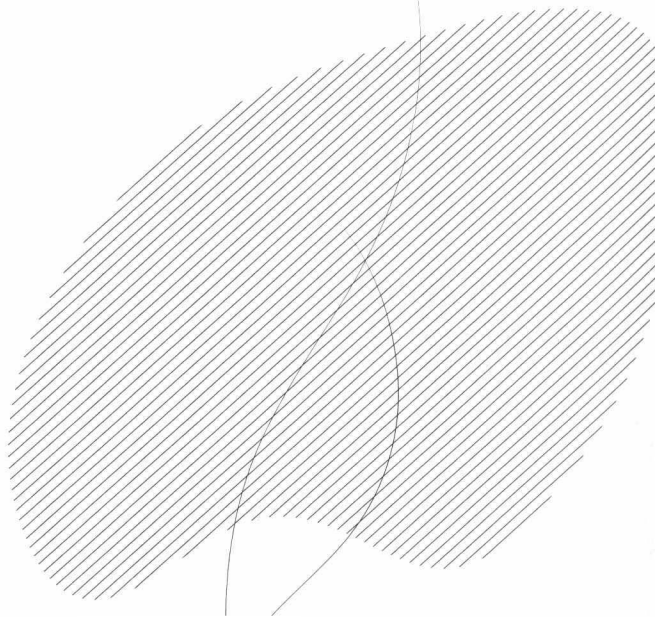
張讓

著

沒有出路的感情最自由，也最誠實。只有半瓢水的愛情，你才能看見真正的自己。

時報出版
1974
2014

迴旋



張
讓

著

當代名家·張讓作品集1

迴旋 二版

2014年4月二版

定價：新臺幣270元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	著者張讓	發行人林載爵
出版者	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叢書主編 胡金倫
地址	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	校對 吳淑芳
編輯部地址	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	封面設計 兒日
叢書主編電話	(02) 87876242 轉 203	
台北聯經書房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	
電話	(02) 23620308	
台中分公司	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	
暨門市電話	：(04) 22312023	
台中電子信箱	e-mail: linking2@ms42.hinet.net	
郵政劃撥帳戶	第0100559-3號	
郵撥電話	(02) 23620308	
印刷者	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	
總經銷	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	
發行所	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	
電話	(02) 29178022	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。 ISBN 978-957-08-4380-4 (平裝)

聯經網址：www.linkingbooks.com.tw

電子信箱：linking@udngroup.com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迴旋/張讓著，二版，臺北市，聯經，2014年4月

(民103年)，256面，14.8×21公分

(當代名家·張讓作品集1)

ISBN 978-957-08-4380-4 (平裝)

857.7

103005165

目次

新版序 活下去和活著的問題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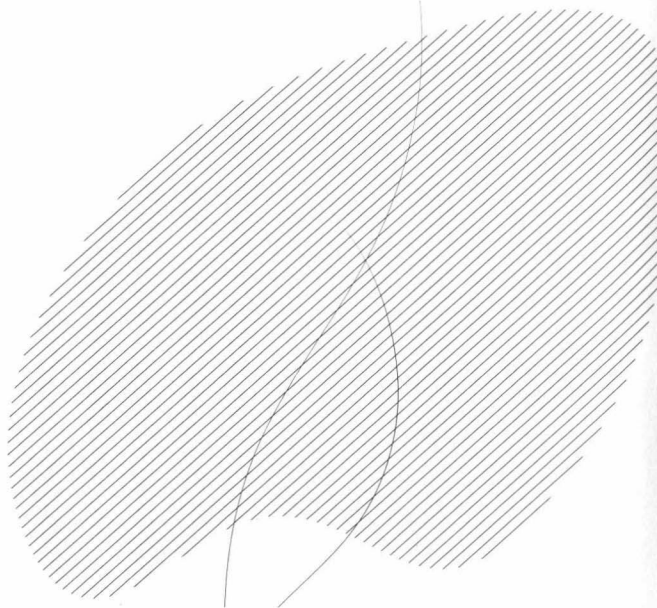
溫度 9

印象 57

迴旋 115

附錄 放文出江湖 255

迴旋



張讓

著

新版序

活下去和活著的問題

重讀舊作是件可怕的事。你不知道會撞見什麼慘不忍睹，寧可不見的東西。

好些年前聯經編輯胡金倫告訴我他認為《迴旋》值得重出，讓我驚異。我總以為這本小說悄悄生滅，根本沒人看。現在為了配合慶祝聯經四十週年，金倫真的說到做到。《迴旋》能古物出土重現江湖，完全得感謝他。

《迴旋》出版已有十五年了，這期間我難得碰觸，若有也是出於某種理由，打開後匆匆掃過便歸回書架。為了做三校，我因此從頭到尾細細讀過，感受複雜。

若單以讀者身份閱讀，比較簡單。但兼了作者雙重身份，閱讀起來有時便覺有點人格分裂。幸好，一開始立即進入情況，也就是我這個讀者馬上給文字捲進去，忘我地讀下去了。讀到喜歡的地方忽然記起是自己寫的，訝異自問：這是我寫的嗎？我那時想法就已經這樣「先進」了？讀到刺眼的地方那個作者的自己便面目凜然跑出來，搖頭擺尾批評。這樣在讀者和作者間進進出出，我讀這部小說的感受無疑比大多數人波動許多，尤其再加入年歲心境這一質素，

更加百味雜陳了。

這裡我不想以評家身份臧否好壞，只想隨興談談。

首先，為什麼會寫這個故事？

一次演講後一位讀者問我是不是寫的自身經驗，我不禁失笑。確實，有的作家寫的都是親身經歷。也確實，我寫的東西裡面有很多來自私生活。但據實以告搬進文字，恐怕沒有過。都經過沉澱昇華，轉化變形。之所以會寫這個題材，在於當時前後左右撞來撞去都是外遇的故事故事，彷彿十之八九的婚姻都必須經過這個關口，於是好奇興起了探討的意念，從外遇思索愛情、人生。

外遇不是什麼偉大主題，然愛情是。愛情本身是個偉大主題，所以古今中外文學不絕歌頌，流行歌曲裡絕多是情歌。愛情的偉大在於平常，再普通的人都可能經驗過，沾到光燦的邊，因而窺見不凡。

所以《迴旋》大前提寫外遇，其實是通過外遇探討一大籬筐的事物。校對當中，那個作者的我一再驚訝所寫觸及之廣，幾乎凡是我關心過的議題都碰到了：愛情、婚姻、道德、女權、階級、藝術、小說怎麼寫等等，然真正在寫的是生命的意義、怎麼去追求實現的問題。

《溫度》章裡，有一句寫雅君感覺：「我只是活下去，而不是活著。」我得承認這時讀到還是有點震動——我向來便有這感受，從很年輕開始就有，只是忘了，以為是年紀比較大後才有。的感觸，因此看見這句話好像挖到古物碎片，證據確鑿。這個究竟要怎麼活的困惑在書裡不斷

出現，尤其是男女主角繞它旋轉，時時有葬身渦漩的可能。那個忘了自己是作者的我在閱讀時，不時訝異許多段落之沉重——太哲學，太知性了。當時一心要寫部描述知識份子的小說，因此在呈現主角人物感情和思路上比較放任。現在來寫，應該會收斂許多。

回想起來，寫《迴旋》的過程並不順利。剛開始決定好了結構以後相當興奮，尤其是分三部份由女主角內心往外寫，從〈溫度〉、〈印象〉到〈迴旋〉一圈一圈放大，是個新的嘗試。寫到一半卡住了，就像雅君不知怎麼和文農繼續，我不知怎麼讓他們繼續。記得在要不要讓他們發生性關係上苦惱了很久，中斷好一陣子才又回去寫。

現在我難得寫小說，對傳統小說興趣淡了很多，代之以跨越文類介乎散文和小說之間的東西，零零散散寫些詩小說或手記小說的非小說小說。寫的多是散文，生活中有什麼觸發，第一想到的形式便是散文，不然是散文式的小說。

這本書裡有許多夢，碰巧近來我在寫一系列談夢的文字，書裡各式各樣的夢讀來因此特別覺得有趣。印象裡那些夢大多是我的（這是不打自招了），幾乎原封不動搬進小說裡，可說是自傳成份最濃的部份。

這麼多年後重讀《迴旋》，隨它回到了當年，覺得文字裡多少捕捉到六〇到九〇年代的氛圍。至於愛情，我希望那個比較年輕的我經由文字也逮住了一點它的激烈神祕。

有的作品只有在某個年紀某個心境才寫得出來，過了以後再寫就全然兩樣了。那時我筆下比較急切，比較直言。現在比較會隱藏暗示，顧左右而言他。

無論如何，再次讀完《迴旋》感觸頗深，想要立刻就開始一個新長篇。然只是想而已，簡潔經濟還是比較吸引我。寫過一篇手記小說，寫一個作者一邊寫一邊刪，最後什麼都不剩了才滿意。我有點像那個作者，不過再怎麼刪還是留下了蛛絲馬跡。畢竟，還不到寫無字天書的境地。

目次

附錄	迴旋	印象	溫度	新版序
放文出江湖	115	57	9	活下去和活著的問題
255				3

溫度

1

我常想當事情結束以後，回頭瞻望現在的辛苦和歡樂，帶著事過境遷的惆悵和欣然。一切都已成為過去。

我是一個近四十歲的女人，有兩個可愛的孩子，一個愛我的丈夫。

我認識了一個男人。

這是事情的開始。

2

就是這個人吧，我和他見面第三次以後這樣想。我沒有把握。

我已經安於中年的生活，平靜，安全，沒有幻想。所有大挫折大激烈已經成為過去，我不偽裝年輕。然後我在一個奇異的昏眩中起落。這必然就是了，我聽見自己這麼說。沒有狂喜，卻是淡淡感傷。你來了。原來你在這裡。但為什麼是這時候？人不可能哀悼不曾知道的幸福。現在，我知道。

3

我依然可以感覺到分手時，他的眼光落在我背上的溫度。我回頭向他招手，他也招招手。他把車駛走，我看他的車遠去。我招手叫計程車。車裡我反芻剛才的記憶，告別的溫暖像滿天的夕陽。我回想我們的對話，他的聲音、神情、手勢、姿態。計程車載我疾馳，回去做小文和小同的母親，明則的妻子。而我持續回想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，下一次見面不知什麼時候。我已經開始想念。

4

比較是致命的，它使人知道欠缺。知識，這樣的知識，也許寧可不要。而我已經知道，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。我知道有另一個人，另一個快樂的可能。我看見我平靜的生活是玻璃的無色和脆弱，我要將它擊破。我要在還來得及的時候，在老死以前，攫取一些激烈。或者，不管攫取什麼。幻想？也許。大喜大悲，大死大生，這是我要的。我不要清心寡欲，無愛無求。我要！

於是，我害怕那沉默。在說與不說、可能與不可能、欲望和罪咎之間，飽蓄著危險，一觸

即發。

5

一個人一生也許要一變再變。生是一個人，死是另一個人，中間是恍恍惚惚好幾個人。

我以為我總是一樣，不管在什麼年紀，什麼環境。膽怯、茫然、遲疑，同時又有點莫名的激動和不安，不會改變。我從未想到改變自己，既沒有發現到這個需要，也沒有這個欲望。我是我知道的人裡最沒有彈性的，絕不是能伸能縮的典型。我但願是，能出入是非黑白，隨心所欲。不是我固執，而是死心眼，缺乏應變的本領。我一向頭腦簡單。

我卻發現有另一個女人，她是我。我的驚奇不可形容。我不清楚是我變了，還是一向潛伏著的自己浮現出來，像濃霧之後的蠻荒島嶼。

我正半側身對鏡子掛耳環，突然看到她斜睨的眼神，似乎帶著蔑視和挑釁。我先是驚訝，然後更讓我不可相信的，我乾脆放棄了掙扎，任手（她的，這不可能是我的）由背後抄過來弄亂頭髮，頸子低低斜下去，嘴角曖昧的拉開。然後我（她）直起來，整個人要發射出去似的朝後仰，雙手爬上來撫弄乳房、腰腹和大腿，臉上卻是似笑非笑，無動於衷的神情。

我不記得誰說的，說女人都是嘴上要當烈女，心裡要做蕩婦。我便看見一個蕩婦。我不知道是恐懼，還是憎惡。而有另外一種情緒，黑暗、狂野、強大，難以理解，難以壓抑。她，充

滿期待，帶著神祕的力量。她在等。

6

我仍然可以看到十六歲的我站在街燈下。我在等一個同路人護送我回家。

七點多，天已經完全黑了。我下公車，走過幾家商店的騎樓，轉進巷裡。走大約兩分鐘，得右拐再左拐進正行街。右拐之後左拐之前，有一段十五步遠的短街，街角一盞路燈，路燈對面一扇斜設在轉角上的紅色大門。大門深鎖，圍牆擋住一樓的燈光。二樓全黑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我站在路燈下，背著大書包，右肩因為常年背書包而歪斜。平常不自知，偶爾照相才看見右肩畸形的歪到一邊，很難看。我半歪著身站著，有時走走，到由馬路轉進來的街口探看有沒有彎進街來的人。有時靠在電線桿上，彎起一條腿，拿右手托住書包底。我看見正行街長伸延下去，黑暗，幽深，可怕。這盞孤立的路燈高高灑下昏黃的光保護我，而它的光太弱，所及太近。如果能夠，我便拔起電線桿如擎一柱火炬，一步一步照亮回家的路。而我在燈下繞圈子，像被微弱的燈光縛住。無疑，深黑的長巷裡有不可言說的恐怖。記憶中的日本片《牡丹燈籠》裡的那兩個女鬼，便各持白色燈籠等在前面。

我踱步，看錶，嘆氣。長巷不長，一口氣可以跑完。家不遠，就在咫尺之外。我在等待。